



列夫·托尔斯泰著

战争与和平

381
2446
841

丛书

列夫·托尔斯泰著

战争与和平

高 植 译

(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446 393/28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本书根据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 Москва 1941 年版译出

战 争 与 和 平
第 三 卷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高 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23,000
1981 年 9 月新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书号: 10188·172 定价: (六)1.50 元

目 次

前言	I
--------------	---

第 一 卷

第一部	3
第二部	159
第三部	283

第 二 卷

第一部	421
第二部	494
第三部	595
第四部	695
第五部	762

第 三 卷

第一部	861
第二部	971
第三部	1165

第 四 卷

第一部	• • • • •	1323
第二部	• • • • •	1398
第三部	• • • • •	1457
第四部	• • • • •	1518

尾 声

第一部	• • • • •	1595
第二部	• • • • •	1668

附 录

内容概覽	• • • • •	1720
------	-----------	------

第一部

1

西欧的軍隊从一八一一年的年底开始擴充和集中，在一八一二年，这些軍隊——几百万人（包括运输和供养軍隊的人），自西向东，向俄國边境移动，而俄國軍隊从一八一一年起，也同样地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① 西欧的軍隊越过了俄國边境，于是开始了战争，即是發生了違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件。几百万人，互相地犯了数不尽的罪惡、欺騙、叛变、偷窃、造假文件、發假鈔票、搶劫、縱火、殘殺行为，这是在若干世紀的全世界法庭的年刊里都容納不下的，但是在这时候干下这些勾当的人們，并没有把这些行为看作犯罪。

这个非常的事件是怎么造成的？它的原因是些什么？歷史家們憑着單純的信念說，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奥尔頓堡公爵所受的屈辱，大陸政策的未能遵守，拿破侖的野心，亞力山大的固執，外交家們的錯誤，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路密安采夫，或者塔來隆在接見与宴会之間，善为努力，寫一篇更巧妙的牒文，或者拿破侖寫信給亞力山大說：“*Monsieur mon frère, 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c d'Oldenbourg*, [仁兄陛下，我同意恢复奥尔頓堡公爵的公國，]”战争就不会發生了。

当然，这事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是这样的。当然，拿破侖覺得，戰爭的原因是英國的陰謀（他在聖·愛侖那島上這麼說的）；当然，英國國會議員覺得，戰爭的原因是拿破侖的野心；奧爾頓堡公爵覺得，戰爭的原因是对他所施的暴行；商人以为，戰爭的原因是毀坏歐洲的大陸政策；老軍人、將帥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需利用他們去打仗；当时的皇朝正統主义者覺得，原因是必須恢复 *les bons principes* [高尚的气節]，而当时的外交家們覺得，这一切是由于一八〇九年的俄、奧联盟沒有十分嚴密地瞞住拿破侖，由于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辞欠妥。当然，在当时的人士看来，有这些原因，还有無窮無尽的原因，它們的数量的多寡取决于無數的人们的不同观点；但在我們后代的人看来，这些原因是不完备的，我們充分地观察这个既成事实的規模，并且探究它的簡單而可怕的意义。我們不能了解，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屠殺互相蹂躪，是因为拿破侖有野心，亞力山大固执，英國的政策狡猾，以及奧爾頓堡公爵受屈辱。我們不能够了解，这些事情与屠殺、暴行之类的事实有什么联系；也不了解，为什么因为公爵受屈辱，歐洲另一边的成千上万的人便去屠殺、毀滅斯摩稜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人，并且被那些地方的人殺死。

在我們非歷史家的后代人看来，它的原因是数不尽的，我們沒有被研究程序所迷惑，因此能够运用不受蒙蔽的常識來观察事件。我們研究它的原因愈深入，我們發現的原因愈多；并且每个个别得出的原因，或全部原因，在我們看来，本身都是同样正确；而它們和事件的規模比較起來都是無足重輕，从这一点上看來，又顯得是同样錯誤；沒有其他同时發生的原因，它們便不能

① 毛注：合新歷六月二十四日

造成事件,从这一点上看,也显得是同样错误的。第一个法国伍长愿意或拒绝服第二次兵役,和拿破仑拒绝把军队退过维斯拉河,拒绝恢复奥尔顿堡公爵的公国,在我们看来,同样是个原因;因为,假使法国伍长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以及第一千个伍长和兵士都不愿,则拿破仑的军队将会减少那么多的人,战争也不会发生。

假使拿破仑不是因为要求他退过维斯拉河而发怒,他不命令军队前进,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假使所有的军曹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也不会有战争。假使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尔顿堡公爵,没有亚力山大的受屈辱的情绪,没有俄国的专制政体,没有法兰西革命和后来的独裁和帝国,以及导致法兰西革命的一切条件和其他原因,那同样也不会有战争。这些原因中少掉一个,便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是这一切原因——无其数的原因——凑合在一起,造成了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原因是事件的唯一的原因,而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事件一定要发生。几百万人一定要丧失他们的人性和理智,从西到东屠杀同类,正如同几世纪前,许多群的人从东到西屠杀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力山大的话似乎能决定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正如同每个通过抽签或征集而参战的兵士的行为一样。这是不得不这样的,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力山大的意志得以实现(似乎那事件是这两个人决定的),就必须同时具备无数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少掉一个,事件便不能发生。这几百万人(真正的力量在他们的手里),这些放枪的、运送给养和大炮的兵士们,必须同意去执行这些个别的无力的人的意志,并由无数的、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引到这一步。

为了说明不合理的现象,历史中的定命论是不可避免的(不

合理的现象,是我们不了解它的道理的那种现象)。我们愈要力求理性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愈觉得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是无法理解的。

每个人都为他自己而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去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且凭他整个的身心感觉到,他能立刻去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但是他一旦作出了某种行为,这个在某一段时间内所作出的行为便不能挽回,并且成为历史的所有物,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不是自由的,而是预先命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它的趣味越抽象,它便越自由;另一方面是自发的群体的生活,个人在群体里不可避免地要遵守那为他预先规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人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别人的无数行为同时产生,便有了历史的意义。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的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帝王的心是握在上帝手里的。”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存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虽然拿破仑此刻,在一八一二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 *verser ou ne pas 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 [他的人民是否流血] 取决于他(正如亚力山大在写给他最后的信中所说的),但此刻,拿破仑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服从那些不可避免的法则,这些法则迫使他为总的事业、为历史做那必须做的事情(而在他自

己看来，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行动)。

西欧的人为了互相屠杀向东欧推进。并且按照原因互相配合的法则，为了产生这个运动和这个战争有千千万万的小原因配合着这个事件，并且和这个事件同时产生：对于不遵守大陆政策的谴责；奥尔顿堡公爵的屈辱；军队向普鲁士的推进（在拿破仑看来），这只是为了获得武装和平；法国皇帝对于战争的爱好和习惯与他的人民的愿望相一致；迷恋于备战的庞大规模，备战的费用；要求获得利益来抵偿这些费用；在德来斯登的令人陶醉的光荣；外交家的谈判，在当时人士看来，这些谈判是本着求和平的诚挚愿望而进行的，不过伤害了双方的自尊心；还有无穷无尽的别种原因配合着所发生的事件，并且和它同时产生。

苹果熟了便会掉下——它为什么会掉下？是因为它受了地面的吸引，还是因为果柄萎枯，还是因为它被太阳晒干，还是因为它重了，因为风吹动它，还是因为站在下边的小孩想要吃它？

没有一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同时产生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发生各种有生命的、有机的自然事件。植物学家发现苹果掉下，是因为细胞组织分解，等等，这和站在树下的小孩说苹果掉下是因为他想吃，因为他祈祷掉下，同样是对的。有人说拿破仑到莫斯科去是因为他想要去，他的溃败也是因为亚力山大想要他溃败；这和别人说：掘空的重量达一百万吨的山坍塌下来，是因为最后的矿工在下面凿了最后一镐，同样的又对又不对。在历史事件中，所谓伟大人物只是一种标签，标志事件各项名称而已，他们同标签一样，和事件本身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

他们的每个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自主的，但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却是不自主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关的，是上帝注定的。

五月二十九日，^①拿破仑离开了德来斯登，他在这里呆了三个星期，在他的周围好像挤满整个宫廷的官员，其中有亲王们、公爵们、国王们，甚至还有一个皇帝。拿破仑在启程之前，对对应受恩宠的亲王们、国王们和皇帝表示了恩泽，责骂了他所不满意的国王们和亲王们，他把自己的即是他从别的国王们那里抢来的钻石和珍珠赠给奥国皇后，并且像他的历史家所说的，他亲切地拥抱了玛丽·路易丝皇后，然后离开她，这离别的痛苦似乎是她无法忍受的，这个玛丽·路易丝认为他是自己的丈夫，但他在巴黎另有一个妻子。虽然外交家们还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且热心地向这个目标努力，虽然拿破仑亲自写信给亚力山大皇帝，称他 *Monsieur mon frère* [仁兄陛下]，并且诚恳地向他保证说，他并不希望战争，并且永远敬重他和爱他——但他到军队里去了，并且从每一个驿站发出新的命令，要军队加速向东推进。他坐着六马旅行车，走在前后左右的侍从、副官、卫兵之间，沿着波森、托尔因、但泽和刻尼格斯堡的大道前进。每个城市都有成千成万的人战栗地狂喜地迎接他。

军队从西向东推进，替换的六匹马顺这个方向拉他前进。六月十日，他赶上了军队，并且在维尔考维斯基森林过夜，他住在一个波兰伯爵的田庄里，这个行营是为他准备的。

① 毛注：托氏在这里用了新历，大概是因为萨克逊（德来斯登所在之邦）用新历。在后边他又用旧历。从文字上看，拿破仑从德来斯登到俄国边境走了十二天（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十日）实际上用了双倍的时间。

第二天拿破侖越過了軍隊，坐車到達聶門河①，換了波蘭的制服，來到河岸上，視察渡河的地点。②

拿破侖看見了對岸的 *les Cosaques* [哥薩克兵] 和廣闊的草原 (*les steppes*)，在草原的當中是 *Moscou la ville sainte* [聖城莫斯科]，好像是馬其頓王亞力山大所去過的西徐亞的王國的首都。他出人意外地，違反戰略和外交的常理，下令前進，于是在第二天他的軍隊開始渡過聶門河。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了这一天扎在聶門河斜陡的左岸上的營帳。他在望遠鏡中觀看從維爾考維斯基森林中涌出來的他的軍隊正像潮水一樣地在穿過聶門河的三座橋。軍隊知道皇帝在場，尋找着他，當他們發現了一個身穿大衣、頭戴禮帽、離開他的侍從站在山邊帳篷前面的身影的時候，他們把帽子向天空拋着，呼喊著：*Vive l'Empereur!* [皇帝萬歲！] 並且前後相連着，從那一直遮蔽着他們的廣大的森林里不斷地涌出，然後分為三路，從三座橋上跑到了對岸。

"On fera du chemin cette fois-ci. Oh! quand il s'en mêle lui-même, ça chauffe……Nom……de Dieu……Le voilà! Vive l'empereur! Les voilà donc les stepps de l'Asie! Vilain pays tout de même. Aurevoir, Beauché; je te réserve le plus beau palais de Moscou. Au revoir! Bonne chance……L'as tu vu, l'empereur? Vive l'empereur!……preur! Si on me fait gouverneur aux Indes, Gérard, je te fais ministre du Cachemire, C'est arrêté. Vive l'empereur! Vive! Vive! Vive! Les

① 毛注：聶門河在一八一二年是俄國與波蘭間的邊界。

② 毛注：拿破侖換波蘭軍裝（見大尼列夫斯基歷史），矛槍騎兵洒水過河（見蒂叶尔歷史），簡短生動地表示他和波蘭的關係。波蘭人希望戰後獨立，拿破侖小施惠寵，予以鼓勵。

gredins de Cosaques, comme ils filent. Vive l'empereur! Le voilà! Le voistu? Je l'ai vu deux fois comme je te vois. Le petit Caporal..... Je l'ai vu donner la croix à l'un des vieux.....Vive l'empereur!〔現在我們要進軍了。啊!他自己一出馬,事情就好办了……憑天發誓,……他在那里!……皇帝万歲!那些地方就是亞細亞草原!仍然是骯髒的國家。再見,保涉;我要替你保留着莫斯科最好的皇宮。再見!祝你走好运……你看見了皇帝沒有?皇帝万歲……万歲!假使我做了印度總督,热拉尔,我让你做卡涉米尔大臣,就这么定了。皇帝万歲!万歲!万歲!万歲!这些哥薩克混蛋們,看他們跑得那樣子哦。皇帝万歲!他在那里!你看見他嗎?我看見他兩次,就像我現在看見你一樣。这个矮小的伍長……我見過他給一个老兵十字勳章……皇帝万歲!〕”这都是各种各样性格和社会地位的,年老和年少的人的声音。在所有的这些人的臉上顯出了同样的表情:为了盼望很久的進軍的开始而高兴,和对于穿灰色大衣的、站在山上的人的狂喜和效忠。

六月十三日,有人把一匹純种阿拉伯小馬牽到拿破侖面前,他騎到馬上,向聶門河的一座橋上奔馳而去;他的耳朵被热烈的喊声不断地震着,他忍受着这些声音,顯然只是因为不能禁止他們用这些喊声表現他們对他的愛戴;但这些喊声,处处跟随他,擾乱他,使他不能考慮軍事問題,而这些問題是在他加入軍隊以后便盤据在他心中的。他从晃动的浮桥上到了河的对岸,向左急轉,向考夫諾方面奔馳而去;高兴得不能透气的、狂喜的騎衛隊在前面奔馳着,在大軍中开道。他到了寬闊的維利亞河,停在岸边的波蘭矛槍騎兵團的附近。

“皇帝万歲!”波蘭人同样狂喜地喊叫;他们也乱了行列,并且互相拥挤,爭着看他。

拿破仑看了看河，下了马，坐在岸边的一根木头上。按照他的无言的暗示，他们递给他一只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搁在一个跑到他面前的、快乐的侍从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他专心地注视着摊开在木头上面的地图。他没有抬头，不知说了些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骑马跑到波兰矛枪骑兵那里去了。

“什么？他说了什么？”这声音在一个副官跑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从波兰矛枪骑兵的行列中响了起来。

命令是，找到一个浅滩以后，便涉水到河对岸去。波兰矛枪骑兵上校是个英俊的老人，红着脸，兴奋得语无伦次，他问副官，可否准许他不用找涉水滩，便率领矛枪骑兵泅渡过河。他显然怕遭到拒绝，好像小孩要求骑马一样要求准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泅渡过河。副官说，也许皇帝不满意这种过分的热心。

副官刚刚说了这话，这个有胡须的老军官，便现出高兴的神色，眼睛发亮地举起指挥刀，喊道：“皇帝万岁，”并下了命令，要矛枪骑兵跟着他，他刺了马，向河里跑去。他狠狠地刺了一下身下的踌躇不前的马，然后窜进水中，向急流的深处泅去。几百个矛枪骑兵跟着他奔驰。在河当中的急流深处是寒冷而危险的。矛枪骑兵坠下马来，互相乱抓着。有些马淹死了，有些人淹死了，其余的人有的在鞍上，有的抓着马鬃在努力泅渡。他们努力向前，向河对岸游去，虽然在半狸之外有涉水滩，他们感到骄傲的却是，他们当着一个人的面泅渡过河，并淹死在河里，而这个人坐在木头上，对他们在做些什么连望也没有望。回来的副官候中适当的时间，大胆地请皇帝注意波兰矛枪骑兵对他的效忠行动，这时候，这个穿灰大衣的矮小的人站立起来，把柏提揆叫到面前，开始同他在岸上来回走动，向他发出命令，偶尔不高兴地望望那些分散他注意力的淹死的矛枪骑兵。

他有一种信念，就是他出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草原，都能够同样地使人震惊，使人作出舍身忘己的疯狂行为。对于他来说，人们对他的这种信念并不新鲜。他下令把马牵来，然后骑马回他的野营。

虽然派了船去救助，仍有大约四十个矛枪骑兵淹死在河里。大部分人被冲回这边岸上来了。上校和几个矛枪骑兵泅过了河，吃力地爬上了对岸。他们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淌着水，一上岸就叫喊：“皇帝万岁！”他们欣喜若狂地望着拿破仑站过的地方，可是他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这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晚间，拿破仑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要尽可能快些运来印好的、要在俄国使用的俄国假钞票；另一道是要枪毙一个萨克逊人，在他被搜出的信件里发现了关于法军的各项命令的情报；他还下了第三道命令，就是把那个不必要地跳进河里的波兰上校列入荣誉团（*Légion d'honneur*），拿破仑就是这荣誉团的首领。

Quos vult perdere—dementat.〔要谁毁灭——夺其理智。〕

3

俄国皇帝这时候在维尔那住了一个多月，主持阅兵和演习。对于大家所预料的战争毫无准备，皇帝原来是为了作好战争的准备而从彼得堡到这里来的。总的作战计划是没有的。在所有的已经提出的计划中，不知道应该采用哪一种——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形，当皇帝在总司令部呆了一个多月之后更加厉害了。三个军各有自己的总司令，^①但是各个军上面还没有统帅，皇帝自己也没有担当这个名义。

皇帝在維爾那住得越久，對戰爭越沒有準備，大家等待戰爭等得厭倦了。環繞在皇帝周圍的人們的意圖，似乎只是要使皇帝愉快度日，忘掉迫近的戰爭。

在波蘭豪貴們、朝臣們、和皇帝本人所舉行的許多次跳舞會和慶宴之後，在六月里，有一個波蘭侍從武官長想要各位侍從武官長為皇帝舉行一次宴會和舞會。這個想法被大家高興地接受了。皇帝表示了同意。侍從武官長們收集了醴資。最能取悅皇帝的婦人，被邀請擔任舞會主持人。維爾那省地主別尼格生伯爵借出他的郊外房子舉行慶宴，於是定於六月十三日在別尼格生伯爵城外住宅薩克來特舉行舞會、宴會，賽船，和放焰火。

就在拿破侖下令渡聶門河，他的先鋒隊趕走了哥薩克兵，越過俄國邊境的那一天，亞力山大在別尼格生的別墅里，在侍從武官長們所舉行的跳舞會里，度他的夜晚。

那是快樂而輝煌的宴會；內行的人說，在一個地方聚集這麼多美人，是少有的事。別素號娃伯爵夫人也在隨同皇帝從彼得堡到維爾那來的其他俄國貴婦之內，她在这个跳舞會里，以她的笨重的所謂俄國式的美勝過了纖巧的波蘭婦女。她引人注目，並且皇帝邀她跳舞。

保理斯·德路別茲考，像他所說的，*en garçon*〔單獨〕居住，把妻子丟在莫斯科，他也在这个跳舞會里，雖然不是侍從武官長，却為跳舞會出了一大筆份金。保理斯現在是富人，地位很高，已經不再求人庇護，而和同輩中地位最高的人已能夠平起平坐了。在維爾那他遇見了愛侖，他已經多時沒有看見她。因為愛

① 毛注：三個軍是（一）巴克拉·德·托利指揮的西面軍，（二）巴格拉齊翁指揮的南面軍，（三）奧國邊境托爾馬索夫指揮的後備軍。齊恰考夫的第四軍尚在土耳其邊境，在拿破侖自俄國撤退時，才參加戰鬥。

命正享受着一个很重要的人的寵愛，保里斯是新近結婚的，他們沒有提起過去，彼此却像要好的舊友一樣。

夜間十二點鐘還在跳舞。愛命沒有適當的舞伴，親自邀保里斯跳美最佳舞。他們是第三對。保里斯冷淡地注視着愛命的在鑲金黑紗長衫外邊袒露着的艷麗的肩臂，談到他們的舊友；同時，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有覺得，他一秒鐘也不停地注意着在同一舞廳里的皇帝。皇帝不在跳舞；他站在門口，用那種只有他一個人會說的親切的言語時而停止住這一對、時而停止住另一對跳舞的人。

在開始跳美最佳舞的時候，保里斯看見了皇帝的最親信的人、侍從武官長巴拉沙夫走到皇帝面前，不合朝儀地站得和皇帝很近。皇帝正在和一個波蘭太太談話。和波蘭太太說了話以後，皇帝向他詢問地望了一下，顯然，明白了巴拉沙夫這麼做，只是因為有重大的原因才這麼做的。皇帝向那個太太微微地點了點頭，便轉向巴拉沙夫。巴拉沙夫剛開始說話，皇帝的臉上便露出了驚異。他拉了巴拉沙夫的手臂，同他走過舞廳，不自覺地，在前面的讓路的人群中，分開了一條大約有三沙繩寬的走道。保里斯注意到在皇帝和巴拉沙夫同走時阿拉克捷夫的興奮的臉色。阿拉克捷夫皺眉望着皇帝並且用紅鼻子嗅嗅氣，從人群中走出來，似乎等待着皇帝垂詢他。（保里斯知道，阿拉克捷夫嫉妒巴拉沙夫，他不願意那麼顯然重要的消息不經過他傳達皇帝。）

但是皇帝和巴拉沙夫沒有注意阿拉克捷夫，穿過了外邊的門，走進了燈火明亮的花園。阿拉克捷夫摸着佩刀，並且狠狠地四顧着，跟在他們後邊大約二十步。

保里斯在表演美最佳舞的各節時，這個問題不斷地煩惱着他，就是，巴拉沙夫帶來了什麼消息，而他要怎樣才能够比別人先知道這個消息。